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金鍾傳

### 第十八回 開新例善士恤貧 改舊章窮民向化

話說李金華將青苗會勸解一回，眾人皆退。李金華等也回了禪堂，一夜晚景，不必細題。次日早飯後來了二人，進了禪堂，各自落坐。李金華道：「二位兄台，尊姓高名？」上坐者答道：「弟姓侯名自新號心銘。」次坐者答道：「弟姓陶名同號萬一。領教眾位兄台，高姓尊名。」李金華等各告其實。侯自新道：「昨聞者莊人說，吾兄言及青苗會一事，眾位所議誠然。惟恐行之不及，弟意中亦知可行？但者幾個村內，大半難以歸一。」陶同道：「眾位在此不久，不知者裡人情。者裡人情，是宜惡不宜善。若如眾位所議，那便合了他們意思哩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正要合他們意思，方可就棍打，就棍打豈正是以人治人法。若不如此，吾恐所得不符所失。再者他們餓極無賴，不講真理，聚眾搶奪，那時會中也沒法可使，就是縣官也束手無策。不但難以享福，反致無窮之禍，者不是給皇家添些擾攘麼？自古至今，凡群賊蠶起，皆是如此逼的。眾位何不三思？」福陳利害直指弊端，彼無賴窮民為一時餬口計，始則些小不容。繼則激忿會眾。以致釀成巨患滋蔓難圖可勝慨歎。所以青苗會可以免。窮人萬不可逼也，凡為社長者倍加顧慮焉可也。侯自新道：「兄台所言，不勝拜服，弟回家之後，自當集眾商議。」陶同道：「候大哥又糊塗了，難得糊塗。者個事萬萬行不的，若免了此會，就不用種莊稼了，那才使不得哩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陶兄台種多少地？」陶同道：「一頃有餘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未會會時，莫非籽粒不歸麼？」陶同道：「怎能籽粒不歸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所失有限，攤到每名下，不值五六百吊錢罷。何苦會者宗會，逼迫窮人？」陶同道：「兄台總是不摸此數，摸著此數有何益哉。若是摸著，就不如此說了。」若不摸著還不如如此說哩。侯自新道：「李兄台既然說此，必有高見，你莫攙話接舌的即請李兄台賜教。倘能清肅此地，勝於費者些手。陶老弟也得想想，眾位皆非此處人，設此一說，是為的咱者裡呀，與眾位有何益處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不是者麼說，天下如一家，中國如一人。大家辦得皆是一家事。何分彼此，此會亦不必免，可改為恤貧會。每年所湊之錢，所恤貧之項。庶幾全皇家愛民之心，可保萬年太平，百姓同受無疆之福。再者凡在會人家，亦可借此會中，積無限陰騭，又可保家道昌隆，子孫顯盛。」當為之歡歌曰：青苗改章，恤貧堪揚。窮沾利益，富保安康。交濟為美，兩不相傷。上孚天心，下慰民望。順天順民，晝夜吉祥。災害悉泯，人我兩忘。其家與起，各守天良。太平人物，萬壽無疆。

侯自新道：「此說甚好，但不知怎樣恤貧？」李金華道：「農人以勤儉為本，一刻薄便失本。會了此會，還須各加勤力。此勸農敦本入手功夫。到了莊稼將熟時候，多到地裡走走，就有掐田捋穗的，亦不能怕人。倘有無知小民，聚眾捋拉莊稼，毫無懼怕，即以搶奪論。化民惡習亦不可缺。久之化及群黎，好麼叫他偷還不偷哩。至於旗兵一說，可將帶兵官員請到會中，好言安慰。再送他京錢二三百吊，為旗兵之費。前所謂軟磨硬之法，至此說破。他們自不攪擾，他那官員，亦必嚴禁他們。若恐不穩，弟當於開會之初，將此處貧窮人等，設法尋至勸解他們一番，周濟他們一點，亦就無事。若會中不信此話，弟當捐出京錢幾百吊，以為開會之費。三年如無明驗，即三年有成之意。不但復興青苗會，弟還要認罰。」杜雨亭道：「如此我兄弟二人，先捐京錢六百吊，一視同仁。後有利益，再動會錢不遲。」侯自新道：「那有此理，既然說到者裡，即求眾位斟酌辦理。至於捐錢一說，萬難從命。你說者個還罷了。陶同道：「眾位已說此話，何必拒絕。若依候大哥說來，那豈不是阻人為善麼？」彼正望人助善，恐被閣下一棒打退了。李金華道：「者個善字，弟實在擔他不起。當日春秋時候，孔夫子設教洙泗之上及門三千弟子，得賢者七十二人，尚言善人不得見矣。弟何如人，焉敢與先賢抗衡。二位既然為此會督率，必能勸化此方。倘能成全恤貧之事，免去青苗會，自然功德無量。弟乃口頭禪，所費者幾句話耳。一時勸之以口，百世勸之以書，使人禍滅福興，勝於費錢，功德萬萬。二位不棄卑見，一朝見效，弟也分點餘馨。」侯自新道：「兄台高見還求指示規則。」

李金華道：「依弟愚見，當此之時，除此舊弊，如解倒懸，事不宜遲。救民如救火。即求速傳在會村莊鄉地到此，令各處鄉地，將各處無告窮民盡行傳到，一不可缺。不患貧而患不均。並速備一稟，弟與杜兄台亦當備帖差人，到南海子將那帶兵旗官，邀到廟中，大家商議。二位也知旗官姓名否？」陶同道：「弟卻認識此人，他叫阿爾勒布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陶兄台既然與他相熟，豈不容易辦麼？」杜雨亭道：「弟與他也有一面之交，二位看著怎麼行去即可定局？」侯自新道：「杜兄台又與他相熟，更覺好辦了。弟等即此告辭，便差人辦理一切。」杜李二人各將名帖付於侯自新，候陶二人拱手而去。走到路上，陶同向侯自新道：「那裡找者一把子老迂板去，並不解事務，一味講些功德，也是有兩錢沒處花罷。」無怪乎小淘銅見笑其迂。時人題及辦善事，大半吝財不捨耳。侯自新道：「你者是麼話？人家一番好心，為君為民。倘若得了太平，豈不是一大快活麼？況且事還沒辦，你先說些是非，是何道理？如不能見效，你再說三道四，那也不晚。暫且又花不著咱的錢，何不樂得而為之。」說著，已到候家門首。二人到了客座，侯自新叫僕人將各莊地方傳來，遍諭他們。

是日務皆到會，又寫了個紅稟，拿了杜李二人名帖，定於次日午刻候降。令僕人往南海子去不多一時，僕人回來道：「阿大人即於明午到來。」亦無他話。侯自新道：「你到觀音堂，告知杜老爺去。」說罷，陶同亦告辭而去。侯自新便預備酒席，以待阿爾勒布。說著不覺一天過去，紅日復升。侯自新帶了衣帽，先向觀音堂來，不多時，陶同亦至。與杜李等閒話，那各莊鄉地帶領貧人陸續而到。每莊約來十數人，共有二百餘口。李金華將一切大意，告知他們，令各靜候毋嘩。杜雨亭僕人在廟外等候阿大人。

正說中間，從莊北來了數人，騎馬來到廟外，杜雨亭僕人知是旗官，迎面請安，便奔入廟內稟報。杜候等皆衣帽整齊，將阿爾勒布接進，到了禪堂。尚未落坐，阿爾勒布與杜雨亭握手道：「杜老兄台者一向兒著實少見，怎麼不在朝中居官，來此安閒？」杜雨亭道：「福薄分淺，偶得時症，不得為君分心，便不安於屍位。」阿爾勒布道：「總是清雅中人，不欲坐享厚祿。昨個到了大城，方知吾兄卸任，不料在此相見，也是有緣未斷。」杜雨亭道：「大人福厚，又能報效主子，不愧名卿，將來必有王侯職分。若到高升之時，還求提拔一二。」阿爾勒布道：「說那裡話，咱們兄弟何須套言。倘蒙聖上升遷，也是托賴吾兄厚德。」杜雨亭道：「不必彼此謙言，即為大人引進二人，」遂指著李金華道：「者是敝同年，姓李名金華，號印堂。」又指著申孝思道：「此係李老弟同鄉，元德申老兄台也是咱朝開科舉人。」對勢言勢。阿爾勒布道：「眾位兄台聚首此處，將弟喚至，有何見教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大人請坐，有一件公事，還求大人費心。」說罷，各方就坐，獻茶已畢。阿爾勒布道：「李老兄台有甚事兒？即求指明。倘能效力，無不從命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因此處青苗會之事，大人可莫見疑。」阿爾勒布道：「者是甚麼話？咱們兄弟相見，如自己人一樣，何須恭而且謹的。若是拘起來，反覺不好說話。弟秉性過直，者更難得。曲僂拐彎的話，說不上來，大家總要暢快。」談笑中露出豪爽本色。李金華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可就要放大膽了。」者時已將桌子拉開，讓坐以後，不必細題。

轉眼飯畢，將桌抄下各就原坐。阿爾勒布道：「方才李兄台所言，可明白賜教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者裡立著青苗會，原因貧人大多到了麥大二秋，多有捋拉莊稼的。但他們捋去莊稼，反揚言莊一南海子，是內中兵丁作害。吾想既然為兵，必求上進，萬不致此，皆是他們借口成詞。善為說詞。所以將大人請來，非請出大頭目，如何壓倒眾人。公議此事。」阿爾勒布道：「不是者麼說，者兵多多的，焉能同具一心？也許偶爾出來，不可專責貧民。」不護兵弁，便是好官。李金華道：「吾們倒有一議，不知可否？現有京錢一百六十吊，即求大人帶回。分與閒散兵丁，可曉諭他們，各守本分，勿得出營。倘仍出來，反致邪正莫辨。大人論後，兵不出來，自不致連累尊營。」阿爾勒布道：「敝營兵丁，各有銀米，萬不可如此。就有幾個餘丁，也非一無可一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不可推辭，大人帶回，即分與餘丁可也。者還有京錢一百六十吊，即敬大人。」非敢藐視官長，正是通達時務。阿爾勒布道：「者不是罵起為弟來了麼？」今之人見錢，而怕挨罵者，何其多也。李金華道：「大人萬不可多疑。」阿爾勒布道：「兄台當是為官的，全都愛財麼。露出大人身分。既然有那些錢賞與餘丁，已竟不能承命了，怎麼又說起者話來？咱們初次見面，若是見過幾次，可就要惱著兄台了。哈哈，那才萬無此理哩。」辭而不受快人快語。李金華道：「大人清於水，淨如冰。非恭維大人也，

即此一節其守廉可知。既然如此，可將送與餘丁之錢，務必帶回。」阿爾勒布又推辭半天，方才允了。李金華道：大人務必明諭兵丁，不可私自出營。」阿爾勒布道：「無不盡心，弟先代兵丁謝過，改日再叫他們來回謝。」彼此又周旋一回，阿爾勒布方告辭，上馬而去。到了衙內，果然盡心勸諭，將那錢分與餘丁，漸漸也就不出來騷擾。尚是後話。

杜侯人等將旗官送出，回到院中，候自新向眾人道：「眾位在此，昨日吾與李老爺談及青苗會一節，李老爺說，不若改為恤貧會其中大概。吾聞此會，雖然少有利益，難免無大損處。將此會改為恤貧會，者是欲眾人一心相助，自然日進善境，倘家不給，即在此會領點錢財，以保度日。萬不可作踐他人莊稼，實在不能度日，再到會中說明，亦必另有個周濟。然窮多由於懶，更由於奢，倘能自加勤儉，焉能窮困？金石良言，可作度日心銘。若不自醒，指著捋他人的莊稼，還能養活終身麼？豈不知勤儉為黃金之本麼？再者，青天也不負苦心人，更須用之當理。若不當理，那便要刻薄了。即勸眾位，從今回家，凡作一點事，必要自問自心。倘於心過得去，就無妨做。處世格言，可補文公家訓之遺。這裡還有倆錢，每人拿去京錢一千六百文，此是周濟一點處，然而仁恩莫大焉。暫且糴米買柴，略度幾日。幾天麥子熟了，給人家做幾個工夫，積累倆錢，再糴點糧食，接上作大田的工夫，儉省著點也就可以保住了。如出無奈或遭不幸，只要實情，會中總有一個打點。至於再有掐田捋穗的，你們眾位即行舉出，不可隱瞞。再者只要大家長往地裡摸摸著點，者便是那守望相助的正意。總要記住，到沒有法時，須向會中尋找，莫向田中糟蹋。」善養窮民法籌畫周備，乃能為地方清弊根。公求則可，私取一毫則不可，切記切記。

說畢，便叫李忠查錢，共分出二百餘吊。下剩未分散的錢，仍存廟中，以備求助者。者些貧人得了此項，也是意外之想，就有爭論的說道：「人家者位老爺，真是說的不錯，咱們多費點心好麼，比那看青的還強哩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們鄉地可將此事，常常告誡他們。」侯自新道：「你們告知各村人等，者錢是杜李二位老爺佈施的，不是會裡的。叫他們睡到五更頭上，仔細想想，人當天良發現時，皆當捫心自問。莫稀流糊塗的。」眾鄉人皆連連應聲，無不歡喜。李金華又勸解幾句，方才散了。眾貧人走到道上，皆稱贊不已。此時稱贊，立會時必然咒罵。由此日日歸順，乖戾漸化，亦是後話。且說申孝思自了此事以後，忽感風寒，數日飲食不下。李金華亦甚焦燥，總是醫治不好，不知其病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禮樂征伐，權擅天子。自有青苗會，百姓幾擅天子之權矣。私立議罰廳儼，同公堂之赫，群推董事主敢作命官之威。鳩眾割據分疆畫界，蟹斷弋獲，伏機含沙。兢尚涼薄之行，甘蹈苛剝之俗。上干天怒，下起妖氛。自古聚眾搶奪，始而畏捕，繼而結黨拒捕，甚至糾脅遊手，肆行虜掠，貽憂辰衷，蹂躪生民。逼亂之田，實肇於此。苟非拔本塞源，為國家操勝算，持長策，發邇見遠之循，吏洞悉而神明之，不知青苗會之為禍滋巨也。金華、兩亭諸人，傾囊倡捐，易青苗會為恤貧會。周章運畫，以恩自怨，安排請托。以柔克剛，痼瘕在抱，經術湛深。然非侯自新有自新之機亦難奏效，於萬一焉歷觀巔末。固足見金華等施濟之仁，亦陰為國家弭致亂之隙耳。如僅以輕財樂施目之，猶淺之乎，測作書之意者也。

理注：李金華勸解，改青苗為恤貧，欲敦行大化。次早來了二人，一名姓侯，名自新，號心銘。一名姓陶，名全，號萬一。侯自新是洗心滌慮，陶萬一陶去萬分妄念，直剩一個真心。其不是革故鼎新又眾村難得歸一，不歸一者，乃是四相未合，火水未濟，則三華未聚，五氣未朝元也。又青苗會進項是個五六之數，此乃五陰六入之名，因此難得一心不亂。李先生為首，開會先損錢六百吊，是攝持六根者。才各村地方，全歸善莊觀音堂內，是反觀內照。回光之功四相歸一，至於善境。又言南海子，帶兵官是阿大人，南離卦。離者，心也。心寬海闊也，能容萬物收斂一切外緣。才能止念歸一，收其放心而已矣。又送餘兵二三百吊錢，合五數也。又敬阿大人一百六十吊，是二八性命之數也。又賞貧民，正是新民之法也。

丹書云：

三五一都三個字，古今明者世少希。  
東三南二同成五，西四北一共成之。  
戊己還從生數五，三家相合結嬰兒。  
大道明者本非幾，了證無為是先天。